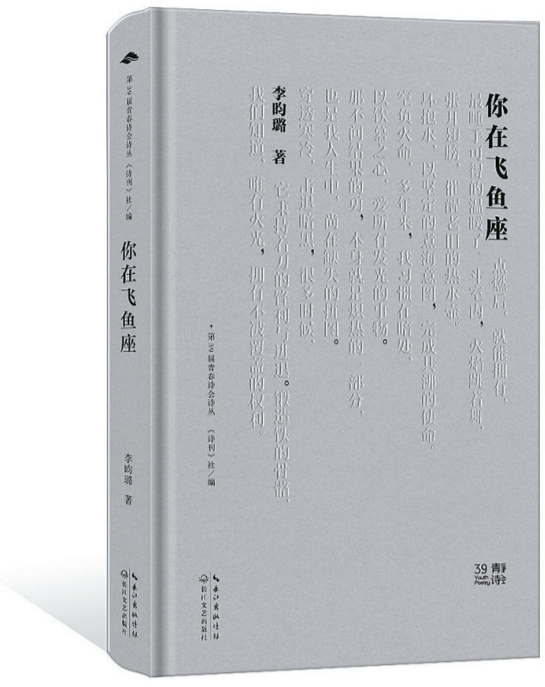


# 时光自然与生命之境

——李昀璐诗集《你在飞鱼座》读后

徐虹



云南青年女诗人李昀璐以其独特的视角、灵敏的思悟、开阔的视野和别样的汉语表达方式形成了自己鲜明独特的诗歌风格。她近期出版的诗集《你在飞鱼座》与之前出版的诗集《玫瑰星云》和《寻云者不遇》相比，既保持了诗歌原有的清新古典、灵动奇异、细腻深邃的风格，又在意境、视野、技巧及时空思维上有了进一步的突破和提升。既灵动瑰丽，又具有平实烟火味的诗歌风格以及强烈的时空意识，使得李昀璐的诗集《你在飞鱼座》格韵高远、生机盎然。诗集中，女诗人清醒的“我在现场”的主体意识，让她的诗歌呈现出丰富的审美内涵、深切的代入感和蓬勃的生命意识。

《你在飞鱼座》共收录李昀璐近年创作的诗作162首，全书按照诗歌内容与风格分为“共赴命运曲”“天是无尽头”“今宵多珍重”“未名的一生”“花影燃烧时”“博物馆”6辑。单凭书名就可一窥李昀璐诗歌的多元意象和独特的美学特征。

李昀璐的诗歌风格最主要的两个主题词是“空灵”和“充实”，能空能合，而后能深能实。“空灵和充实是艺术精神的二元”（宗白华《美学的散步》166页），李昀璐在不意间参透诗意的“空”更为重要，司空图《诗品》形容艺术的心灵当如“空潭泻春，古镜照神”，致虚守静和精神淡泊，才能让灵气往来、美感诞生，物象呈现出生命气象。

李昀璐的诗歌，除了随处可撷取的时光元素外，还体现了内在的“空”，对于艺术而言，作者心灵内部的“空”更为重要，司空图《诗品》形容艺术的心灵当如“空潭泻春，古镜照神”，致虚守静和精神淡泊，才能让灵气往来、美感诞生，物象呈现出生命气象。

李昀璐的诗歌保持着真情流露、淡然淳朴、宁静虔诚和自然本我的书写，又呈现出人格上的独立自由，追求生命的真实价值和心灵上的自由，有将庄子“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”的人生境界融入于自己的美学思想和诗歌抒写的意味。因此，李昀璐的诗歌具有浓厚的时光意识、自然意识和生命意识。同时，她的诗歌深受古典诗歌的影响和美学浸染，她将传统元素和现代生活元素融合，通过自己细致的观察、思悟，又呈现出新颖奇异的意象和意境。如：“她站成一只优雅酒杯/无须再盛满什么，足够多/轻盈的空/已经填满了/时间的裂隙”（《舞之刃》）；“我爱我所有的悲哀/仿佛朱栏玉砌的倦怠……/置身一瞬间蝉鸣，乱箭齐发/千声万声混沌/千人万人喋声”（《拟乌夜啼》）。不难看出，中国古典美学对李昀璐的诗风的浸染，使得她的诗语言精练含蓄、清丽明亮，意境澄净高远。

“诗歌是言而有信的护身符/佑了名字永恒如钢铁的骨骼”（《长途旅行——兼致饶佳》）；“高举诗歌/修正历史的遗迹/人类起源于一朵闪烁的

蒲公英/诗歌抵达了命运/以一种痛苦/关联着全世界的痛苦”（《房间》）。纵观李昀璐的诗歌，她不是纯粹地追求单一诗歌的形式美、表现一己之情，她的诗歌透露出青春理想、家国情怀与人性关怀。

年轻的女诗人虽然没有经历过炮火硝烟的战争，但在《翠湖之夜·兼怀闻一多》《湘江之夜》等诗歌中，却饱含对红色岁月的深情回望和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情。“喉咙里/安插上嘹亮的喇叭/诗歌被写在天上/后世会为诗人的荣光而感到无限光荣/也为同一个人的同一种崇高/心生敬意/放声哭泣”（《翠湖之夜·兼怀闻一多》），正义和美好都在她的诗歌里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。“拧干水分潮湿的天气/希望明天/天空会像干净的衬衫/所有焕然一新/我们都大声唱歌”（《谣曲——兼致一葵》）。这些诗歌语言清爽纯净、陌生新颖，构建出巧妙又简洁的蒙太奇画面，将多意的视听艺术元素融入于诗歌里，呈现出鲜活的诗歌画面和寓意。

李昀璐的诗想象宏博、恣意汪洋，但她也能把沉思和关切的目光投向大地山河。她行走在田野村庄间，关注自然山川、百姓生活、人情冷暖。“每到果子成熟的时节/母亲就会开始酿酒/……今天/她因错过了当季的青梅/而手中空空/晚饭后/端出空瓮/坐在家门口/装了一坛霞光”（《落霞/诗人/人/人喋声》）；“扇动飓风/组合而意味无穷。其他诗歌，如《与羊群看落日》《山中事》等，也是从个体的视觉感知出发，立足于自我对世界的独特观察和别样认识的基点上，为我们呈现了广阔的审美空间和丰富别致的审美内涵。

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

而作。”（白居易《与元九书》）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年轻女诗人，李昀璐始终用饱满的激情、热切的歌喉歌颂当下、歌吟这个多彩的时代。“哀牢山中/我们的家乡驮着老虎的目光/春风持续滴下翠绿/为所有美妙的事物战栗和疼痛”（《绿孔雀》）；“万物都在生长中向土地复归……/没有什么比婚纱更白了/丰收的季节/麦穗捧花撒向天空/依次喊出植物的名字/辨认出一种浪漫又古老的幸福”（《玉米观察》）。拥抱时代，李昀璐立足坚实的大地，用飞扬独特的形象思维写出一行行清纯空灵、自然朴实又韵味深远的诗，从现实起飞的诗歌即使浪漫灵动也气韵饱满。

诗人对弱小与平凡群体的事物观察细致，充满悲悯与同情，在她诗歌中，对坎坷命运的不屈与抗争、对安之若素的坦然胸襟与人格多有赞许。如：“在菜市场，大部分果蔬是不完美的……/番茄们怀着细长的疤痕/靠深不一的颜色/与同伴相认/没有一帆风顺的成长/……丑苹果/带着歪歪斜斜的野/允许伤口/允许创痕/允许弱小/允许一株瓜藤/未名的一生”（《未名的一生》）。

李昀璐爱读书、善思考，她善于将平常物象和语言打乱，进行诗化剪裁，通过哲学和美学的交融、烘焙，组合成新的意象，让诗歌意象蕴含深刻哲理。如：“灯盏总有被牺牲的光明/所有事物躺平都是水面”“扇动飓风/组合而意味无穷。其他诗歌，如《与羊群看落日》《山中事》等，也是从个体的视觉感知出发，立足于自我对世界的独特观察和别样认识的基点上，为我们呈现了广阔的审美空间和丰富别致的审美内涵。

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

有发光的事物/那不问结果的勇/本身就是炽热的一部分/也是我人生中/尚在缺失的拼图/锻造铁的骨骼/我们知道，唯有火光/拥有不被覆盖的权力”（《火焰观察》），这首诗会让人想到李清照的诗句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”。诗人对圣洁理想和美好事物的追寻是如此决然和果敢，在光明与黑暗的对峙中，诗人始终坚持着美好和信念。

李昀璐善于逆向思维，她常常转过方向，由我及其物，来观察改变着客观世界的现象，使之成为美的对象。中国古人曾经把这叫做“移我情”或“移世界”，让美的形象变换方位、新颖涌现，用灵动巧妙的技法和通感手法组合成玄妙斑斓的意境，让读者获得朦胧丰富、新颖别致的审美感受。如《捞月》一诗：“所有望月之人的不甘与悲伤/共同构成了它的光亮”；《迷宫循环》：“极目远望的月亮/闪烁着一无所有的洁白/我曾给它很多温情/它也报以我同样的注视”。诗人的主体精神感和独特的生命体验与感受，使她笔下涌现出一个个气韵灌注、鲜活灵动的生命体。

李昀璐的诗歌内容丰富，现代性时空意识十分鲜明，既有古戏台、印着马蹄的石板，也有飞机、高铁、高速公路；既有唐朝汉砖、也有拔节整齐的商品房；既有开阔变幻、奇诡多彩的空灵感，又有郁郁葱葱的小草、充满农气息的炊烟、羊群、河水……她从弯曲的脊背，想到了金沙江边世代代生活的亲人，平常的物象因诗人独特的组合和艺术的诗语表达，赋予了鲜活的生命，散发出自己的气息。

李昀璐的诗常具有一种反叛性的书写，无论是语言还是构词组合，使得诗中的意象陌生、新颖而又鲜活，这在体现时空意识和艺术的诗集《你在飞鱼座》中更为突出。如：“天空的道路，在落日中显现/细弯折/构造流线型笔触/唯一的命运是远航/二十岁起/你便是年轻的水手，独自驾驶木舟/往返高原与岛/途经鲜花和佛寺/更广阔的世界，你在飞鱼座/在浩荡的穹宇/在无边的想象/错过最后一班船”。同时，这首诗也反映出李昀璐对诗歌的执着、对真善美的痴情追寻。无论是自然和空间，还是历史和现实，因诗人敏锐的感悟、深入的思索和新颖的表达，便有了丰富的内涵和崭新的意蕴。

奇幻而又坚实的时光意识和时空艺术，让李昀璐的诗歌具有了更开阔的视野和艺术境界。虽然每一个时期其诗歌的审美风格有所不同，但一以贯之的是诗人在诗歌中呈现的强烈的时光意识、自然意识和生命的澄明之境，这让其诗歌展现出广阔的审美空间和丰富的审美内涵，使诗歌成为对崇高美好、表现生命、反映生命的艺术。

## 国色芳华 向阳而生

艾自由

云南网络作家意千重系云南省作协副主席、阅文集团白金作家，第四届茅盾新人奖、网络文学奖获得者。她擅长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网文的优点充分结合，用浓淡皆宜的笔触描述柔软温暖的故事。其长达140万字的长篇小说《国色芳华》于2011年3月至11月首发起点中文网，2023年3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。2025年1月，作为北京市广播电视局重点资助项目，由华策影视出品，丁梓光执导，杨紫、李现领衔主演的同名32集电视剧《国色芳华》在湖南卫视、芒果TV双平台开播后，所展示出的盛唐美学风格大受好评，成为2025年开年大剧热度冠军。

长篇小说《国色芳华》以花喻人，围绕唐代商贾之女何惟芳和皇帝近臣蒋长扬的故事展开，呈现出人物迎难而上、向阳而生的人性光芒。在小说中，女主角何惟芳家族专营外来珠宝和香料生意，富甲长安。因何惟芳体弱多病，家族为了“冲喜”而让她嫁给三品尚书刘承彩之子刘畅。可丈夫刘畅作为刘家三代饕餮之家的唯一继承人，从小锦衣玉食，只知享受消遣。最终，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，何惟芳和刘畅的这段利益婚姻以一拍两散的结局收场。

离开刘家后，何惟芳独立门户，天生具有经商头脑的她在家族的资助下，盘下一个荒园，取名“芳园”，并在园中培育出稀世牡丹。芳园各色牡丹得到民众的青睐，何惟芳借此东风开展花季观光游览，打造出了自己的牡丹产业。特别是芳园的牡丹花在长安牡丹会上独占鳌头，获得皇帝御笔亲赐的“国色天香”匾额后，何惟芳在长安城中名声大噪……唐朝是一个世人皆爱牡丹花的朝代，这为何惟芳创业奠定了良好基础。在《国色芳华》的剧情演进中，何惟芳和机敏沉着的花鸟使蒋长扬由养花、种花、卖花而相识相知，最后彼此照亮，终成眷属，演绎了一段芳华佳话。

《国色芳华》的小说人物繁杂，情节跌宕起伏，八线并进。作为核心人物的何惟芳串联起了八条叙事线，她与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，推动叙事线交织、碰撞、延伸，最终在人物矛盾的产生与消解间，条条叙事线泾渭分明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《国色芳华》为观众带来了一个精彩的故事，借助女主角与众多人物的矛盾纠葛，呈现出官场、商场、情场中的诸多压力下，正面人物的奋斗历程和精神风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部140万字的小说背后还隐藏着一个个道理：客入之短与用人之长皆是学问，一个走得远、活得通透的人除要具备容人之短、用人之长的雅量，使诗歌成为对崇高美好、表现生命、反映生命的艺术。

### 《长江文献集成（第一辑）》出版发行

李明泉、侯志明、周斌主编的《长江文献集成（第一辑）》，近期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《长江文献集成（第一辑）》是一部聚焦长江干流历史文献的大型古籍影印图书。全书收录文献99种，共50册，分为长江干流、长江分段、长江救援与防汛、长江漕运与航运、长江游记与纪行等9个篇章。全书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，也为普通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长江文化的窗口，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长江、感受长江文化魅力的平台。张雪飞



### 《山月当归》出版发行



作家张国龙的儿童小说《山月当归》，由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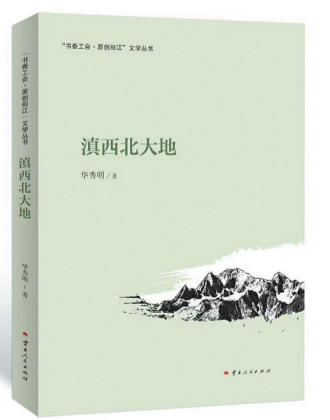
《山月当归》是一部书写当下山乡变化的小说，塑造了以铁桥、李花为代表的乡村青少年群像。他们为了亲情和乡情选择了坚守，而乡村振兴的勃勃生机也让他们在故乡的土地上收获了成长、实现了梦想。该故事曲折，文字质朴，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。今年1月，该书入选《中华读书报》评选的“2024年度十佳童书”榜单。张雪飞

### 《滇西北大地》出版发行

华秀明诗集《滇西北大地》，近期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该书精选诗人多年创作的诗歌190余首，全书分为4辑。诗集中，诗人书写滇西北山川，赞美自然，讴歌生命，试图用诗的形式探索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的命题。作者寄情万物，从山水田园、风物人情等角度切入，从小处着手，采用以小见大的手法，歌颂自然美、人情美和人性美，让人发现平凡事物中可贵的部分。

华秀明，云南丽江人。有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发表于《十月》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诗选刊》《诗潮》《扬子江》《百家》《滇池》《边疆文学》等报刊。作品获第七届国际诗酒文化大会金麒麟诗歌奖，第四届全国大鹏生态文学奖散文二等奖，首届阿坝州诗歌奖提名奖，四川省第九届少数民族艺术节优秀奖，《星星》诗刊“最美中国”主题诗歌征稿奖，丽江市第六届文艺创作一等奖。黄立康



## 斑斓碎玉养菖蒲

李润泉

翻阅手上的几本吴昌硕、齐白石的画谱，竟然没见到菖蒲题材，心里不免有些失落。其实菖蒲进入文人的视野极早，《诗经·大雅》里就有“其藎维何，维笋及蒲”的吟咏。大约唐朝时期，菖蒲就作为案头清供，深得文人喜爱。吴昌硕、齐白石这样的大师，画过有蜡梅、水仙、春兰、佛手、万年青、红柿等清供题材，却没有画过文人世界中极其常见的菖蒲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？有些让人捉摸不透。

我最初对菖蒲的喜爱，绝非附庸风雅。当时也不知道有金蒲蒲和石菖蒲之分，更不知道虎须、金钱、腕月、黄金姬等纷繁的名目。最开始接触它是在乡下老家。村西不远的山坳有一个不大的池塘，水边长着郁郁葱葱的菖蒲。一丛丛、一簇簇，齐半人高，笔直挺立在清浅的水塘里，清朗的姿色，风姿绰约，的确有别于其他杂花水草。后来查资料，得知它另有别称“水剑草”。这个名字很雅致，也颇形象，确实像一柄柄清寒的玉剑，难怪端午节民间将它高悬门楣，预示消除邪气。不小心折断一茎，水剑草便溢出阵阵清香。它出现在水边合情合理，就像河里有游鱼、空中有飞鸟，本身就是村庄的一部分。没人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始生长在这里，不声不响，不问尘世，自成年华。只是微风袭来时，才会左右轻轻摇曳，而后继续沉默，偶尔伴着几声清脆的蛙鸣。老家当地没有饮蒲酒之俗，端午也不悬挂菖蒲，人对它并不看重，仿佛日日相见的那个人寻常人，在骨子里亲着、爱着，却浑然不自知。这盈盈的菖蒲，是很难进入农人的视野的，农人常年披星戴月地

繁忙，没有这样的闲情雅致。

2020年早春时节，我闲居在老家一月有余。每日午后闲赋无事，常常携带新冠英先生作注的《诗经》，流连于村庄外的幽谷清溪边。我竟然在那一串串古韵的文字里，找到了菖蒲的身影。这颇让我感到意外，原来在两三千多年前，古人和它竟然如此密切。它作为食材，拿来泡酒、药用，还与莲荷、兰花、芍药、木瓜等在一起，化作一段段刻骨铭心的相思，成为古人爱情的象征，否则就不会有“彼泽之陂，有蒲与荷。有美一人，伤如之何”这样令人心醉的句子。这不起眼的菖蒲，仿佛一块温润我们心灵的琥珀，竟然残留着上古文化的丝丝余热。以前真是小瞧它了。

另有一种石菖蒲，植株较小，适合以盆景形式摆在书斋案头。室内若有一两盆菖蒲，古拙苍茂，亭亭玉立，飘逸俊秀，璀璨芬郁；清气出风尘以外，灵机在水石之间，宛如寒玉而生温，满室皆春。低身轻嗅，则有阵阵浅香沁入肺腑。若把它种植在“瘦”“漏”“透”的山石上，顿觉清凉之气，宛如三伏酷暑行于山阴小径，仿佛世间所有的秀色，都被吸引到这斗室之中。斑斓碎玉，清泉石上，明窗净几，蒲草郁然，此景此情，孰能不爱？难怪郑逸梅说菖蒲“有山林气，无富贵气；有洁净形，无肮脏形”。这16个字概括精当，得其形神，可谓评出精髓。

历代文士养蒲，要说玩出境外的，恐怕还是东坡居士。他若论第二，估计没人敢称第一。你看他青年时在慈湖山遇到菖蒲，简直如获至宝，像一个天真的孩童，乐滋滋地带回后，检文士蓄清

水，用石盆种植，置于家中书案上，每日吟咏不绝：“净几明窗小榻，便同尔雅注虫鱼。”苏轼外出，还将菖蒲专门寄养在道士朋友处，在诗文中反复念叨。他养蒲也极有心得，说是“并石取之，濯去泥土，渍以清水，置盆中，可数十年不枯，虽不甚茂，而节叶坚瘦，根须连络，苍然于几案间……忍寒苦，安淡泊，与清泉白石为伍”。寥寥数语说得透彻，可谓菖蒲知音。他养菖蒲的花样层出不穷，什么雪浪石、仇池石、壶中九华石，名堂一大堆。后来晚年贬谪岭南，还在蒲洞寺写了“昔日菖蒲方士宅，后来菖蒲居士祠。而今只有花含笑，笑道秦皇欲学仙”的诗句。东坡一生耿介、豁达通透，还有一种可贵的自由散漫气，有趣、有情、有味，这大概是他最吸引人之处。菖蒲对于他来说是挚友，更是他自己，任凭风吹雨打，也清香如故。这样一个有趣的他，千百年来依然令我辈顶礼膜拜、高山仰止。

东坡与菖蒲之谊，更像是淡如水之君子之交。身为“扬州八怪”之首的金农就不一样了，他的玩法简直惊世骇俗，无愧“怪”的名号。在金先生眼里，缺岁岁春无所事，缺柴米油盐也无所事，唯缺少不了菖蒲为伴，每日不离。他不但养蒲、画蒲、咏蒲，把书斋命名为“九节菖蒲馆”，甚至还帮蒲蒲庆祝生日、写诗说媒，唤其为“蒲郎”，又意欲将南山下的“石家女”介绍给它，称“与郎作合好眉妩”。这还不够过瘾，又替“蒲郎”回诗一首，说什么老朽宁愿蓬头垢面、一生潦倒，同瓦缶土罐相伴，也不会结新婚。一来一回，金先生玩得好不痛快，当年的魏晋风度也不过如此。只是不知这一声“蒲郎”里，有多少是唤菖蒲？恐

怕更多还是倾诉自己。

五六年前，我对菖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自此不断种植，乐此不疲，也算是抚慰自己的烟霞癖疾、泉石膏肓。书房南窗的阳台上，前后种了数十盆，它们成了我最亲密的伙伴。室内养菖蒲，最糟心的还是因为空气不流通，总有黄叶、枯萎之象，多少影响长势。当年装修时没有考虑周全，将阳台弄成全封闭，导致现今徒生后悔。朋友家的阳台仅有防盗窗，又有阳光散射，因此花木茂盛，让人说不尽的羡慕嫉妒。几盆菖蒲种植在陶盆里，叶子硕长如针，细叶纷披，湛然浅碧，从细叶中沁出凉意。每当寒夜寂静之时，在灯下涂鸦自遣，唯有菖蒲作伴，彼此相看两不厌，让人连五脏六腑都是清气，正如古人所说“根下尘泥一点无，性便泉石爱清孤”。我很喜欢这种寂然的欢喜。

历代描写菖蒲的诗文数不胜数，大多转眼便忘了。某日偶然读到宋人张九成的《菖蒲》，却字字戳到心坎：“石盆养寒翠，六月如三冬。勿云数寸碧，意若千丈松。劲节凌孤竹，虬根蟠老龙。微霜滋正气，泣露滋春容。座有江湖趣，眼无尘土踪。终朝澹相对，澆我磊砢胸。”这个张九成，不知是不是评书演义《岳飞传》中那位勇闯敌营不辱使命、临危不惧的朝廷使臣。我孩童时候看到他的故事，很是倾慕，如今再读此诗，满怀的似曾相识感。我对真实历史中的张九成并不熟悉，但读其诗则知其趣，亦知其志，更知其节。因此也不必查阅资料，恐怕也只有披肝沥胆、气格宏大的忠义之士，才能写出这样情怀满满的文字吧。